

外语专业高年级精读教材编写实践与启示

——以《新经典法语》(5-6)为例

田妮娜 傅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语语言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精读课是我国外语专业教学高年级阶段的重要课程,然而对应的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就高年级法语教材建设而言,目前存在国外引进教材选择少、国内本土教材比较老旧的现状。本文基于《新经典法语》(5-6)的编写实践,探讨在新形势下,高年级外语专业精读教材如何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体现特定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承载新的教学理念。本文重点呈现了教材编写在育人导向、学习中心、能力培养和中国特色四个方面的实践和反思。

关键词:外语;高年级;精读教材

中图分类号:H3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133-07

0 引言

教材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它不仅是学习者获得系统和正确的知识输入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资源,更是具体实施教学大纲和完成培养目标的载体、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是高等院校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深化教学改革、巩固教学研究成果、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而今,国家对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将之视为国家事权,提出了教材建设必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以目前国内高校法语教材的建设情况来看,基础阶段^①的语言学习教材已有相当数量,一方面,自编本土教材覆盖了大学专业教学、大学二外教学、中学教学甚至自学等不同需求;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陆续引进或改编的法国原版教材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师生的选择。然而,相较于多样化的基础阶段教材,适用于语言提高阶段^②的法语教材却是寥寥可数。当前被国内高校法语专业高年级广泛使用的本土教材仅有两部,分别是出版于2005年的《法国语言与文化》和1991年问世的《法语课本》(5-6)。

在国内高校法语专业高年级的教学中,以精进语言水平为主要目的的“精读课”依然是主要专

收稿日期:2023-01-12

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项目“法语教材信息化数据库及听写练习数据库建设”(2022JS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田妮娜,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语文学与法语教学研究。

傅荣,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与欧洲政治研究。

引用格式:田妮娜,傅荣.外语专业高年级精读教材编写实践与启示——以《新经典法语》(5-6)为例[J].外国语文,2023(3):133-139.

①本文中的“基础阶段”指高校本科法语专业教学中的一、二年级教学阶段,大致对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下文简称《欧框》)中A1—B2级别。

②“提高阶段”指高校本科法语专业教学中的三年级及以上教学阶段,亦即下文所说的“高年级阶段”,大致对应《欧框》中C1—C2级别。

业课程之一,建设法语专业高年级本土教材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高年级外语教材的特殊性也显而易见。相较于有着固定语法、词汇教学框架和明显难度渐进的基础阶段,高年级阶段的教学在语言技能提升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交流能力培养和跨文化思维建构的要求也更加凸显。在新形势下,教材如何反映时代发展的需求,体现特定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承载新的教学理念是教材编写者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在此,笔者基于编写高年级法语教材《新经典法语》(5-6)的实践,提出些许思考,以期引发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进而助力我国外语专业的教材改革与建设。

1 坚持育人导向

文秋芳教授早在2002年就呼吁“我国的英语专业教材编写亟待从传统的以语言发展为主旨的框架中跳出来,转变到‘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出发点……”(文秋芳,2002:18)。虽然高校专业法语的教学对象绝大多数是零起点学生,但这不等于他们“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已是年满18岁的成年人,是具有完全独立行为能力的“社会人”,而大学四年正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这对注重语言技能训练的传统语言教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其实也是我们实现外语教学由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技能,发展到培育学生的语言文化能力,再到通过语言文化育人这一外语教育转向的机遇。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从确定单元主题、文本选材和活动设计等各个角度坚持育人导向。首先,设置“学习单元”的做法突破了传统教材以单课作为教学单元的编写方式,是具有“育人”意义的尝试。通过几篇围绕共同主题展开的课文,呈现涉及同一题材的不同视角的篇章。从教学目的上讲,要求学生不仅理解单篇课文本身所承载的某种观点,更要体会多种观点的碰撞。为此,《新经典法语》(5-6)设置了“经历冒险”“更好的日常”“自我形象”“查找信息”“职业规划”“学习经历”“捍卫价值观”“中西交流”等八个单元的课程。这些单元主题既充分考虑到大学高年级阶段学习者的年龄、视野及学习需求,尽可能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关切,同时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如“中西交流”单元,我们选取的三篇主课文分别涉及法国学者视角下的东西方文化互鉴、华裔学者眼中的中法文化交流、欧洲人心目中的法国人等。事实上,在探讨“文化交流”这类宏大话题时,多种观点的分野与融合、不同语言风格的切换,作者身份的多样化、篇章体裁的丰富性以及受众的差异,都为学生提供了形成多视角交叉认知的机会。各篇章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使单元主题得到了多重解读,这样的设置不仅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更是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人领悟当今社会与时代的复杂性,鼓励学生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进而具备包容开放,求同存异的胸怀,而这恰恰也正是外语学习者的必备素质。

其二,在课文材料的选取上,高年级外语教学不能单纯考虑对文本材料进行语言和文化知识学习的加工,而需特别关注语篇内容及其承载的主题意义和价值取向,选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经典题材和经典范文,以提升学生的语言鉴赏与应用能力,更好地培育他们的家国情怀,涵养精神成长,拓展全球视野,增进国际理解,以此促发并达成通过语言文化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长远而根本的目标。简言之,就是要充分利用教材文本的示范性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给予恰当的引导。例如,《新经典法语》(5)第5、6、7课分别谈及了新生代共享消费模式、化繁为简的生活模式以及生活中的“小确幸”,三篇课文既在主题上具有时代性,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实际生活,又包含了对物质、财

富、幸福观等永恒主题的探讨。在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学生应该怎样树立健康、积极的财富观与消费观?对物品的占有是否一定能带来幸福感?如何避免物质对人的奴役?以上问题相互关联,随着课程的推进层层深入,最终升华至“人”与“物”的关系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话题上,引导学生在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基础上反观自我,表达己见,这个过程既是语言形式的操练,更是进行人文教育的良机。

其三,围绕课文语篇设计练习和活动是教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育人”理念的载体。以《新经典法语》(5)第12课为例,本课以“服饰”为主题,课后练习第3题要求学生结合图片谈谈对“服饰之美”的理解。教材给出的四幅图分别通过消防员的工作服、篮球队员的运动服、慈母手中衣以及中国传统服饰,启发学生思考服饰之美在精神层面的意义。又如,本册第9课以“他人的目光”为题。课后的语法练习中,要求学习者将包含“他人”(autrui)一词的六句“名人智语”译成汉语。此题的设计包含着编写者的多重意图,它既构成了这一泛指代词用法的示例,也是对高年级学生翻译能力的训练,当然,更是就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话题引导学习者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升华了课文主题。类似的例子同样存在教材的语言知识讲解部分,编者力求避免使用内容空洞或单纯为呈现语言知识而生硬编造的语句,选取有思想、有内容或能与学习者产生情感共鸣的例句,同时也为学习者作出“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示范。一门外语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教学与以“育人”理念本就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门具备“育人基因”(张敬源等,2020:18)的学科。而高年级阶段的教学与通过语言文化育人的目标高度契合,专业外语教材正宜抓住时机,在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支持。

2 以学习为中心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习中心”理念(文秋芳,2017:350)。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强化(学习者)主动学习过程,使学习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角,离不开教师的引导,这对零起点的法语学习者尤为重要,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者,更要激发学习者的经验,激活思维,创设接近真实的学习情境,提供信息资源和处理工具,成为构建有意义学习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在设计各类活动时,注意换位思考,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特别是学习的过程需求,按照布鲁纳的“脚手架理论”(Bruner, 1998:261),将学习任务逐步交给学生,使之有话可讲、有话愿讲、有话能讲。依据“以学习为中心”的理念编写教材,就需改变传统教材试图将所有知识点逐一呈现,力求详尽完备,却忽视学习过程的旧模式,而采用“学生-教材-教师”三方共建知识体系的编写设计,因为毕竟“学习不是被动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一个以学生自己为主体的建构过程”(Anthony, 1996:349),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引领方向、鼓励尝试、修正偏误的作用。“学生应在教师的引导下,从被动的知识接纳者变成主动的知识获取者。”(束定芳,2019:20)《新经典法语》(5-6)特别注重为学习者提供能通过自身努力而向上攀爬的“脚手架”,为教师留出与学习者协作共建的空间,在传统的语法、词汇板块作出了新的尝试。例如在解释语法现象时,吸引学习者参与到“观察-假设-验证-校正-归纳-拓展”的动态过程中^①,语法规则或运用中的注意事项往往都需

^① 即从观察语言现象入手,初步推断相应的规则,在实例中验证推断并进行校正,重新归纳,最后加以应用的过程。

要学习者自行补充完整,以此代替以往教材先陈列规则,后展示例句的单向讲解模式。

“以学习为中心”的编写理念还体现在重视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因此,为学习者搭建的“脚手架”也需处于不断调整中,“施工完毕,隧道或拱门稳固了,脚手架就应被撤去了”(Puntambekar et al., 2005:2)。例如,《新经典法语》(5)的“产出能力”板块有意识地通过设立“表达工具箱”(Boîte à outils),引导学习者关注在某种情景语境下的系列表达,如建议、反对、赞赏等。教材并不提供完整的“表达工具箱”,而是给出部分样例,要求学生补充完善,使学生参与到工具箱的建构过程中来。在上述过程中,从帮助学生确定情景语境并提供部分表达方式,到完全由学习者自己建立便于使用的个性化“工具箱”,逐步给予学习者更大的自主空间。

总之,一部教材应区别于一本扁平化的、静态的“知识点汇编”,而着眼于学习的立体层次和过程性,注重学习者的参与,能在必要的时候为学习者提供支持辅助,又能适时地放手,从而激发并保持他们的学习动力,不断提升他们语言学习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安全感。

3 突出能力培养

就外语教学而言,突出能力培养,主要是语言、学习、思辨和文化等四个关键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熟练运用目的是上述四个关键能力的基石。在外语专业高年级阶段,学生已完成基础阶段学业,进入外语“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此时应因势利导,将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作为提升语言能力的突破口,从课文理解直至语言产出训练,示范和引导学生逐步跳出单纯的记忆性学习模式,即以孤立的单词和单句结构理解与练习为中心的表层化、碎片化学习,进入领悟性理解学习模式,即着重观察和分析句子语法搭配、词汇搭配在篇章层面的意义,特别是句子之间的衔接(la cohésion)和连贯(la cohérence)关系以及篇章信息和意义展开方式。在《新经典法语》(5-6)中,对课文的理解就不再局限于针对文中的具体信息的提问,即“写了什么”,而注重对整体篇章的解读,即“如何写的”。对课文的理解一般从篇章的类别、性质入手,随后关注层次架构以及各部分与主旨的联系,进而讨论文章中呼应、衔接、指代、解释、对照等具体行文手段。这种问题设置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将学习者注意力从重视“词意”“句意”到重视“文意”,从解析“句法”到综观“章法”,另一方面也是理解策略的示范,使学习者逐渐意识到,在面对更长、更复杂的篇章时,作为读者,他需具备全局性的视野,从宏观结构入手,以把握主旨为要,再逐层深入,避免一开始就纠缠于字词细节而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

高年级阶段的学习能力以“自主”为重点,即具备“积极、独立地进行语言学习的能力”(Holec, 1997:13)。“学习自主有助于实现语言自主,进而获得生活自主。”(Germain, 2004:57)《欧框》中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也显示了自主能力的重要性,C1级别就被称为“自主级别”(niveau autonome),而“学会学习(apprendre à apprendre)本就是语言学习必不可少的部分”(《欧框》)。如此看来,培养积极运用和主动调适外语学习策略的自主学习能力显然是此阶段的外语教材的重要目标。《新经典法语》(5-6)在语篇学习、阅读阐释、词汇和语法运用,以及语言产出等板块都有意识地设计了显性或隐性的、旨在激活和调动学习策略的训练活动,比如通过寻找关键词获取文本信息,辨识文本特征;借助图式梳理文本的篇章结构,提炼文本的中心论点和论据等。同时采用观察现象、发现规律、归纳规则和练习应用的路径引导学习者习得和内化语言知识。观察、发现和体悟语言规律的过程

其实就是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

提升思辨能力,或者说包括“分析、推理和评价”三种核心能力的“思辨技能”(文秋芳,2009:42)在语言教学,尤其是高年级语言教学中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言,在教材编写方面,前人也已做过诸多努力,笔者在此仅略述《新经典法语》(5-6)在问题反思性与任务连续性两方面的尝试。反思性问题,或称“反省性问题”(questions réflexives),区别于就事论事的“信息性问题”(questions informatives)和“描述性问题”(questions descriptives),是“指向自我的提问”(auto-questionnement),旨在促使学习者“认识、评价或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Villeneuve et al., 2010:155)。此类问题多在“是什么”及“什么样”的基础上追问“为什么”,或“如何(实现)”。例如在针对课文的判断或选择题中加问“你是如何知晓的”,或依据什么理由或在学习了法语中某种修辞手法后,请学习者反思在自己母语中是如何运用的。此类问题通常是开放性的,无唯一标准答案,重点在于最后的反思步骤上。此外,《新经典法语》(5-6)还改变了传统教材中各项活动、练习各自为政、仅为单项教学目的编写模式,通过布置连续型任务为思辨能力训练开辟了更大的空间。比如在《新经典法语》(6)第1课语言产出板块,要求学生先通过小组活动找出课文中关于“公共事业”的描述,随后仍以小组形式查阅课外资料,找出与之相关的三个概念的定义,最后以“我眼中的公共事业部门工作”为主题,完成个人书面产出。上述步骤由三项活动构成,每项活动都有独立的题目要求和教学辅助设计,固然可以单独使用。但更应看到,三者之间包含着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型内在逻辑,它们一步步引导学习者运用“知常达变”的思维方法,从介绍大众观念,到关注专业概念,再到表述个人见解,以此构成了一次完整的思维训练。

关于文化能力,如果说语言和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早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的话,教学什么文化,如何教学文化却是见仁见智。《新经典法语》(5-6)采用“大众共有文化”^①为主,兼顾知识文化的方法,在具体的操作上,借鉴文秋芳提出的文化教学原则(文秋芳,2016:372),对于隐含于语言本体的文化因素,开展显性教学,旨在通过认知、比较和分析,助力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世界优秀文化的认同;对于涉及日常交际得体性的文化因素,也就是那些对母语者习以为常,而对外语者难以辨识且妨碍有效交际的“大众共有文化”(Galisson, 1999:478),则要充分运用情境和语篇中的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对他者文化差异的调适能力;对于知识文化,如反映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如金字塔之于埃及,圣女贞德之于法国,长城之于中国等,则鼓励学生课下搜集信息,放手让他们自己筛选、整理并在全班分享,重在启示学生通过发现他者文化,反观反思本民族文化,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文化、目的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有机融通的跨文化认知。

4 守正创新,凸显中国特色

守正,就是坚持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学情的好方法。应该说,编写一部符合

① 按照法国学者加利松的界定,“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日常生活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此等默契甚至是习以为常,习而不察的。将“大众共有文化”引入课堂,旨在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促成有效的语言学习和有效的语言交际。

具有时代特色的高年级外语精读教材,本身就是“守正创新”的实践,它回应了“老”传统和“新”时代的需求。高年级的精读课程及其精读教材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方式,而围绕主课文建构的编排体系,不论名称如何变化,始终是师生双方进行教学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平台和核心资源,《新经典法语》(5-6)也依然采用了这一体系。其创新性则体现在呈现方式上,即基于主题意义,以学习契约的形式设定单元教学目标,组织每单元四课,每课一篇经典范文的教学内容,由此构成以明确的主题为统领,以经典的范文为抓手,以输入、产出和互动交际三大类活动为保障的多维度教/学互动融合系统。

当下,我国高校外语界正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在这方面,法国对外法语教材的编写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成功地将法语文化和法兰西主流价值观根植于丰富多彩的对外法语教材中,寓价值观传播和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实现语言、国家和民族三认同的自然而深度的融合,这也正是《新经典法语》(5-6)编写过程中不断尝试创新的。首先,充分利用精读这一中国特色课程师生历来高度重视这一天然优势,充分利用精读教材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化和思维全方位教育的根本依托,充分利用外语学习必然也必须接触大量目的语国家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特殊机遇,因势利导地开展跨文化比较与反思、价值观思辨和用法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活动;其次,在价值观的呈现和体认方式方法上,特别注意避免简单的形式化的生硬说教,而是通过主题单元设置、文化视听安排、多元开放性练习设计等路径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在书本的字里行间,语言和思维训练的点滴之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例如,在看似纯语言的法语文体练习中,我们有意识地对比呈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名言智语作为范例,要求学生或辨识或翻译或赏析,意在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同时,提高世界文明互鉴意识和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又如,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并学习用法语讲好中国故事,培养他们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意识,我们在设计汉译法这一同样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产出活动时,特别强调使用真实语料,也就是要用地道纯正的汉语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讲述我们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讲述中国,而不是为促使学生套用某一法语词语或句型而使用人为编造的“西式”语句。

5 结语

《新经典法语》(5-6)的编写在育人导向、学习中心、能力培养和中国特色四个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努力回应当下高年级外语专业精读课的需求,体现高年级阶段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这要求相应的外语教材更加教学法化,更贴合教学过程,更关注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实际需求,除“传道授业”外,教材还需在观念、视角、方法、态度、习惯等人文方面为学习者提供更好的示范,以达到将语言知识、能力培养和思政育人融于一体的目标。

参考文献:

- Anthony, Glenda. 1996. Active Learning in a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J].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4): 349-369.
Bruner, Jerome. 1998. *Le Développement de l'Enfant: Savoir Faire, Savoir Dire* [M]. Paris: PUF.

- Galissou, Robert. 1999. La Pragmatique Lexicographique pour Accéder Autrement, à une Autre Culture, par un Autre Lexique [J].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6) : 477-496.
- Germain, Claude & Joan Netten. 2004. Facteurs de Développement de l'Autonomie Langagière en FLE / FLS [J]. *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et Systèmes d'Information et de Communication* (7) : 55-69.
- Holec, Henri. 1997. Orientations Pédagogiques Fondamentales [G]// *L'Autonomie de l'Apprenant en Langues vivantes-Learner Autonomy in Modern Languages*. Strasbourg : Éditions du Conseil de l'Europe.
- Puntambekar, Sadhana & Roland Hübscher. 2005. Tools for Scaffolding Students in a Complex Learning Environment: What Have We Gained and What Have We Missed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 : 1-12.
- Villeneuve, Louise et al. 2010. Le Questionnement et la Réflexivité. *Accompagner des Étudiants* [G]. Louvain-la-Neuve : De Boeck Supérieur.
- 束定芳. 2019. 外语教学应在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之间寻求融合——李观仪先生的外语教学观及外语教学实践主张 [J]. *外语界* (2) : 16-23.
- 文秋芳. 2002. 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重要原则 [J]. *外语界* (1) : 16-21.
- 文秋芳. 2009. 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 [J]. *外语界* (1) : 37-43.
- 文秋芳. 2016. 外语教育中目标语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G]// 李宇明. 中法语言政策研究 (第3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文秋芳. 2017. “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 [J]. *现代外语* (3) : 348-358.
- 张敬源, 王娜. 2020.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 [J]. *中国外语* (5) : 15-20.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in Writing Advanced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A Case Study of *New Classical French* (5-6)

TIAN Nina FU Rong

Abstract: Intensive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course at the advanced leve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country,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aterials lags behind. As far as French is concerned, imported textbooks offer only limited choices, while local textbooks are relatively old. Based on the writing practice of the “New Classical French” (5-6),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in the new situation,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for the advanced level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reflect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s at a specific stage, and represent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writing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four aspects: educational orientation, learning focus, skill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advanced level;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责任编辑: 朱晓云